

# 泰州革命斗争史话

泰州市史志档案办公室



1.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、副指挥陈毅、粟裕(1940年)。

送人赴泰州談判抗日合  
作一九四〇年七月  
停歸向我臺何為，何處停  
真無此意。軍令今竟彰  
已覆此逢何事泛揚未仲  
速知危端宋海歐移寇威  
走停車。僅君寄語猶難舉  
筆。座檻自找慎厥初。

2. 陈毅手迹《送人赴泰州谈  
判抗日合作》(1940年)。



3.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、渡江战役东集团军指挥部旧址泰州白马庙。

4. 1940年9月陈毅召开八县军民代表会的旧址——姜堰曲江楼。





5. 陈毅1940年的办公地——泰兴市黄桥镇丁家花园桂花厅。

6. 新四军东进泰州谈判旧址(1939—1940年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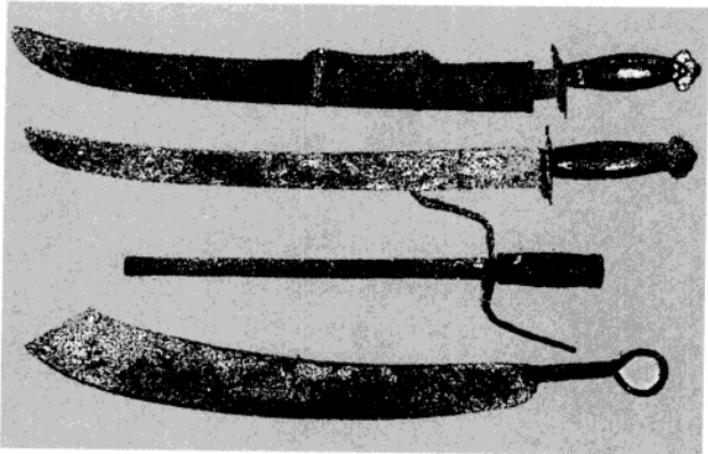


7. 新四军苏浙军区北撤渡江死难烈士碑。



8. 黄桥决战缴获的敌部分武器。





9. 红十四军使用的部分武器。

10. 中共江浙区泰兴独支旧址。





11. 1940年新四军东进黄桥。

12. 1949年4月，靖江人民群众欢送解放军渡江作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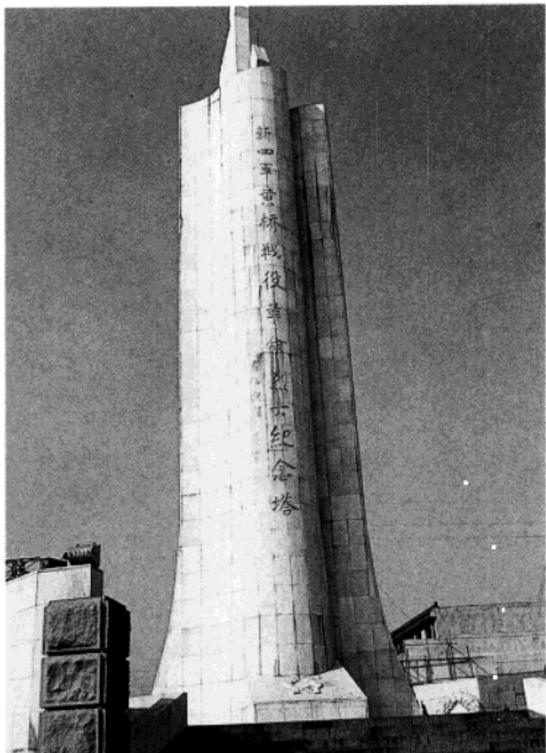


13. 1949年春，  
靖江集结在  
江边待命参  
加渡江作战  
的部分船只。



14. 华中二分区革命烈士纪念塔。

15. 黄桥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。



16. 泰州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员沈毅塑像。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震东市自立捐税 | 众农民火烧庄园 | 1   |
| 独立支部醒农友 | 五一暴动燃星火 | 8   |
| 王玉文借枪武装 | 游击队战果辉煌 | 19  |
| 十四军初战告捷 | 苏维埃威风八面 | 27  |
| 何军长喋血战场 | 薛衡竟长眠泰兴 | 33  |
| 锄奸不力留隐患 | 红军受挫火种存 | 39  |
| 众青年寻找光明 | 组社团宣传抗日 | 46  |
| 陈玉生一心抗日 | 祝惟干自卫武装 | 55  |
| 三进泰州创大局 | 深明大义守中立 | 66  |
| 陈同生泰州被扣 | 郑少仪夜传情报 | 82  |
| 四大队港口暴动 | 八支队驰援郭村 | 92  |
| 李明扬如约让道 | 朱履先仗义疏财 | 100 |
| 陈毅巧施疑兵计 | 粟裕首战克营溪 | 111 |
| 四军战略离姜堰 | 顽韩执意犯黄桥 | 121 |
| 设伏巧歼独立旅 | 河沟溺毙李守维 | 132 |
| 伸大义讨伐李逆 | 抗日寇众志成城 | 141 |
| 陈泰运以怨报德 | 众军民改造地形 | 151 |
| 响凯歌万民同庆 | 展新篇浴血昭阳 | 158 |
| 顾大局铁军北撤 | 惜英灵永镇江海 | 168 |
| 石家埭火线谈判 | 搞土改庆贺翻身 | 176 |
| 军民奋力保家乡 | 七战七捷美名扬 | 185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反清剿以弱胜强   | 为坚持舍生取义 | 194 |
| 还乡团反攻倒算   | 好儿女宁死不屈 | 209 |
| 金家庄智歼顽敌   | 八一三大军南进 | 218 |
| “长纵”组织大反攻 | 各县人民得解放 | 225 |
| 为支前全民动员   | 超负荷心甘如饴 | 230 |

## 震东市自立捐税 众农民火烧庄园

20世纪20年代初，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，封建地主阶级又加紧对农民的剥削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。地处泰兴县黄桥镇南边的横巷村，地主势力尤为集中。有民谣为证：

泰兴一城，  
不如黄桥一镇；  
黄桥一镇，  
不如横巷一村。

当时横巷村有8家姓黄的大地主，人称“八大家”。其中黄辟尘是黎元洪时代的国会议员，黄懿寿是江苏省省董，黄宝传、黄朴庵是泰兴县县董，其他几家也都与官府有来往，县知事上门，都只能从侧门低着头进出。

“八大家”互相勾结，沆瀣一气，称霸一方，鱼肉乡民。1911年，“八大家”凭借他们的权势强行把横巷周围108庄都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定名叫“震东市”。他们自设刑堂，自定法律，自收捐税，并且豢养了一批反动武装分子来镇压百姓。108庄农民大都成了“八大家”的佃户。“八大家”常常巧立名目，强征各种捐税，贫苦农民只要稍有反抗就被抓去拷打。“震东市”的牢房里几乎天天听到农民凄厉的惨叫。农民们胸中都憋闷了一腔怒火，他们企盼着将这火烧到“八大家”的头上。

1924年农历12月，横巷附近最穷的余蔡庄突然把正在黄桥唱得走红的李侉天请来唱戏。附近各村的男女老少都赶来看李侉天的《打渔杀家》。台上鼓乐声声，台下热闹非凡。只见观戏的人

群,东一堆西一簇的在叽叽咕咕交头接耳。他们时而聚拢,时而散开。戏是愈唱愈热闹,人也愈来愈多。局外人根本不知道,这里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呢。

原来,以黄辟尘为首的“八大家”在这一年农历 11 月,借口保卫地方治安,在“震东市”贴出了强征猪子捐的告示,规定凡养猪的农家,卖出小猪的出捐 2 角,买进的出捐 1 角;到养大卖出时,也要出捐 2 角,买进的出捐 1 角。也就是说,农民养 1 只猪就要出捐 6 角钱。依当时市价,6 角钱可买 100 斤大麦。一般养猪人家,如果养一只猪能够赚到 6 角钱就算发了财。如果交了猪子捐,农民不但没有收入,反要赔本。

靠养猪维持生计的广大农民,谁能忍受如此苛捐的重压? 108 庄里最穷的余蔡庄,村民们在 50 多岁的老农民余学善(又名余道人)带领下,首先站出来反对猪子捐。这次他们把戏班子请来唱戏,实际上是借此为掩护,串连 108 庄农民组织起来与黄辟尘为首的地主集团进行斗争。

谁知,余蔡庄请戏班来唱戏的举动,还是引起了“八大家”的注意。第二天,他们就暗里派地保余盛章带领一帮打手混入看戏的人群刺探情况。当他们探知余蔡庄农民要造反时,地保余盛章两手插腰,肚皮一挺,高声尖叫起来:“高台演戏,密谋造反,如不停锣,决不宽贷。”

“八大家”的打手们乘机从人群里冲出来大打出手,叫嚷要捉拿造反带头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,余学善挺身而出,大叫一声:“领头反对猪子捐的就是我!”接着,农民余辉昌、余振福等也跟着奔上前去,围拢在余学善的周围。众农民见有了领头的,个个举拳,齐声怒吼。余盛章和打手们见势吓得屁滚尿流,连忙调头溜走了。余学善随即拿来了一只鸡,走上戏台,两手拧下鸡头,当众跪下,对天盟誓:

“108 庄一条心,反对猪子捐,宁死不要命!”

成千上万的群众也都跪着对天发誓：

“要活大家活，要死大家死！大家齐齐心，阎王殿上去拚命！”

接着，大家凑钱买来几桶烧酒，余学善领头，每人舀了一碗酒，然后跪着，两手把酒碗举过头顶，对天发誓：“如有三心二意，就和这鸡一样，不得好死。”大家约定，如“震东市”派人来收捐，以鸣锣为号，所有村民都集中到一起武力抗捐。“八大家”慑于群众的威力，暂时不敢收捐了。

就在这时，“震东市”丁桥河小学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原来这所小学的校舍是丁桥河村农民集资兴建的庙堂，黄辟尘为了沽名钓誉，未经该村人同意在这里办起了一所小学，专门为有钱人的子弟服务。丁桥河人为此一直忿忿不平。1925年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，丁桥河有几个拾粪的孩子在学校门前拿了几块砖头做游戏，学校老师看见后，对这些孩子拳打脚踢，孩子们哭着跑回了家。丁桥河农民听说之后，非常愤怒，自发集合，扛着锄头、钉耙、木棍等武器冲向丁桥河小学。大家挥舞钉耙、锄头一拥而上，捣毁门窗、桌凳。但大家的怨气并未全消，他们又每人燃起一个火把投向砸烂的校舍。一会儿工夫，熊熊的火焰腾空而起，大家围着大火，鼓掌大笑。多少年来埋在农民心底的怨恨，总算发泄了出来。

黄辟尘闻讯，恼羞成怒，他立即进城勾结县知事翁燕翼，请他派兵下乡镇压丁桥河农民。正月十八日，翁知事亲自率武装警察，到丁桥河抓人，并要求农民们赔偿损失。事后，以黄辟尘为首的“八大家”又与翁知事密谋派警察到余蔡庄抓余学善，镇压农民的抗捐运动。

这一夜，“八大家”的院子里，灯烛辉煌，笑声不绝，他们正为白天抓了不少丁桥河造反的农民在饮庆功酒。酒足饭饱的翁知事晃着秃顶的脑袋哈哈大笑，他向以黄辟尘为首的“八大家”保证，明天一定把带头抗捐的余学善抓来。正在黄宝财家当侍女的梅香听到这吃惊的消息，当天夜里，就偷偷地从黄宝财家溜出来，直朝余蔡

庄奔去。一向不敢一人跑夜路的她,为了报信,走田埂,爬沟坎,鞋子掉了,衣服被刮破了,全然不顾。她一口气跑了一个多小时赶到了余蔡庄,把消息告诉了余学善。

第二天,翁知事派出一百多名武装警察直奔余蔡庄余学善家,扑了个空。就在这时,庄上锣声大作,余蔡庄男女老少一齐出动,青壮年在前,大家手执钉耙、扁担、锄头等,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武装警察,双方发生了混战,结果虽打伤了几个警察,但余蔡庄余登甫、余辉发及余学善的妻子等十多人仍被抓走,并有数十人被打伤。这天夜里,齐心抗捐的108庄,通宵鸣锣,决心第二天汇集横巷,向县知事翁燕翼要人。

1925年正月二十日,天刚微明,余蔡庄农民要人心切,没等各庄人马到齐,率先集合约五百人,围攻黄家花园。余辉昌挥动钉耙冲在前面,暴动农民排山倒海似的跟着冲上去。

黄家花园里此时却毫无动静,好像没有人一样。暴动农民不知是计,他们以为“八大家”害怕了,就一阵高喊:“冲啊!”人流随着喊声直冲过去。翁知事见农民快到围墙时,指挥反动警察开枪射击,当场打死了八九人,打伤若干人。翁知事为了讨好黄辟尘,又指挥反动警察追杀已经停止攻击的农民。余学善为了掩护群众撤退,不幸被捕。

正月廿一那日,108庄农民又在徐家庄农民余大化(原名徐天花)的带领下,准备继续围攻“八大家”。余大化总结白天围攻吃亏的教训,布置大家准备好锄头、钉耙等武器,多带火种,听鸣锣为号,乘夜色袭击“八大家”。

夜里二更时分,一声锣响,108庄农民手持各种农具及火种,从四面八方向横巷冲去,将“八大家”围得水泄不通。黄辟尘从梦中惊醒,知道大事不好,急忙命令士兵开枪,但是外面漆黑一团,只听见喊杀声,不见一个人影,士兵们只好乱放枪。

守在一旁的余大化早耐不住了,他把围裙的四角束起,长胡子

打了个结，喊道：“子弹没有长眼睛，跟我来！”说着一个腾步直奔到花园门口。后面的人也都跟了上来。势如潮涌的暴动农民用砖头、石头砸向黄家花园，园内被砸伤的地主警察哇哇乱叫，有的怕被砸伤，抱头鼠窜，乱成一团。余大化乘机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农民扛来一根粗木头，几十个人捧着直朝围墙上撞去，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围墙被撞开了个大窟窿，人们随之蜂拥而入。冲进去的农民一个个都惊呆了，眼前的花园里灯烛辉煌，红的柱、金的横匾、绿的卷帘、银的器皿在烛光里闪闪发光，还有亭台楼阁、雕梁画栋，真是“人间天堂”。余辉昌燃起一把火大叫道：“还发呆做什么，叫它上西天去吧！”这一下把大家提醒了，每个人燃起了一把火，向花园抛去。似流星飞舞的火把在空中留下道道亮线，这是暴动农民射向地主阶级愤怒的火焰。花园里顷刻烈焰冲天，是夜正值大风，火借风势，风助火威，整个花园变成了一片火海，照红了半个天空。黄辟尘见势不妙，带了大小老婆和大大小小的包裹，押着余学善偷偷地从后门溜走了。县知事翁燕翼见无处逃生，急得尿了一裤裆。地保余盛章为了讨好翁知事，从旁边找来一辆粪车，他想和翁知事一同躲在粪车里逃命，没想到翁知事给了他几个耳光，把他推下车来，一个人逃走了。余盛章怕被大火烧死，只得从大火中爬出来。愤怒的群众一见是余盛章，不是翁知事，又是失望，又是恼恨。他们举起锄头、扁担把这个作恶多端的狗腿子打成了肉酱。

天亮后，愤怒的群众不见翁知事、余学善，一气之下，又捧来干草，浇上油，在黄懿寿等地主宅上放起了火。其中地主黄懿寿、黄宝财、黄朴庵等3家住宅相连，共有六七十间房屋，全部化为灰烬。

火烧黄家庄园以后，108庄农民在余大化领导下，编成小组，站岗放哨，从早到晚，练武习艺，准备与地主老财拼个你死我活。

为了镇压这次农民暴动，翁知事亲自坐镇黄桥，并花了不少大洋，收买了当地塾师王先生（真名叫徐少成），刺探108庄的情况。

正月廿四晚，余大化集中108庄的农民骨干在徐家庄商量征

粮买枪的事,由于骨干都去开会,岗哨放松了警惕,塾师玉先生趁机偷偷地溜到黄桥告密。翁知事一得此信,立即率 200 多名武装警察奔袭徐家庄。把正在开会的 108 庄骨干分子全部包围了起来,以余大化为首的 5 名暴动骨干不幸被捕。

这是一个阴冷的黑夜。敌人用刺刀在每个被捕者的锁骨上穿了一个洞,用细麻绳牵着走。一个农民因为剧痛昏倒在地上,凶残的敌人就把穿在锁骨中的绳子一拉,昏倒的人又痛醒了过来。敌人还特制了一种刑具,他们在毛竹片上钉上钉子,一路走一路抽打,从徐家庄到黄桥镇的 17 里路上,洒满了被捕农民的鲜血。

余学善被捕后,受尽了酷刑,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2 月初,108 庄的农民打听到余学善被关在泰兴监狱,便用钱买通了牢头禁子,派两人到监狱探望余学善。通过短暂交谈,余学善知道大势已去,只是连声叮嘱:“记牢,记牢……”

1925 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深夜,地主阶级为了报复,在泰兴杀害了农民暴动的首领余学善。就义前,余学善大义凛然,坚贞不屈。刽子手叫他跪下,他说:“我没有犯罪,坐着用刑吧!”他安静地席地而坐,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,他摸着胸脯反复说着:“记牢……记牢……记牢!”

余学善遇害的噩耗传到 108 庄,死寂的村庄又震动了。人们自发地披麻戴孝,每人手持一炷香,向泰兴城进发,从黄桥到泰兴城 40 多里的路上,戴孝的人群络绎不绝。他们从泰兴城外的乱葬岗,把安放余学善遗体的薄皮棺材迎回到横巷,人们坚信,余学善永远不会离开他们。

这次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,但“八大家”心里到底害怕起来,他们不敢再向农民要猪子捐了。108 庄农民为了纪念余学善,自动集资为他立庙供祀,并确定每年农历三月十三日——余学善的殉难日为香期。每年这一天,108 庄的男女老幼都要到庙前缅怀死者,“记牢”这海一样的深仇。